



浪子传奇

I 287.4

7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浪子传奇

王大华 著

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

内 容 简 介

三国东吴末期的周处，是个浪子回头金不换式的人物。从恶少到英雄，他的转变与成材，全靠爱的教育与名师的指点。这样的故事对当今青少年成长颇有教益。

故事生动、有趣，环环相扣，颇为引人。值得大家一读。

浪 子 传 奇

王 大 华 著

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石家庄市北马路45号)

河北新华印刷三厂制版

晋县印刷厂印刷

河北省新华书店发行

787×1092毫米 1/32 4印张 65,000字 印数:1—11,000 1986年3月第1版

1986年3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10366·74 定价:0.55元

目 录

引子	(1)
第一回	恶少年行恶害乡里 严母亲词严训不肖 (3)
第二回	明大义断然绳劣子 猛回头奋力除虎蛟 (15)
第三回	怀郁愤再聆母教诲 拒胁迫纵死心不移 (31)
第四回	流血泪叩阶拜名师 习文武嘉赏赐“莫邪” (45)
第五回	排俗议陆云荐贤才 横怒眉周处蔑权贵 (52)
第六回	冤田德含冤饮暗镖 骨鯁臣吐骨劾梁王 (66)
第七回	化仇恩小民解危难 犯权贵直臣遭贬谪 (75)
第八回	仗淫威卢飞逞凶恶 秉义愤周处执刑法 (85)
第九回	平变乱权奸弄机谋 赴沙场志士怀刚烈 (94)
第十回	设构陷逼迫孤单军 除祸害力战齐万年 (103)
第十一回	洒热血志酬殉国难 自回首立身成英名 (114)

引 子

话说三国东吴后期，吴中地方，有个周家庄，庄上周大官人，出任鄱阳郡守，颇有清正美名，后来不幸去世，留下夫人並儿子周处。周氏乐施好善；在乡里盛享赞誉，不承想周处长大后，却成了个坏小子。那周处侵扰乡邻，无恶不作，直把母亲气个半死。

诸位或许要问：好端端的家庭，怎么出了那样的不肖之子？一来是东吴后期，腐朽黑暗，周处受了社会上很多的坏影响；二来周处是棵独苗，周氏夫人从小溺爱，特别是夫君亡故以后，更是由着他性儿，他要月亮就架天梯，他要龙宝就下东海，及至长大，就放手放脚干起坏事来，不管怎么苦口婆心地教育，总是左边耳朵进，右边耳朵出，全然不顶事，周氏夫人好不后悔痛心。

然而，后悔痛心也无济于事，周氏夫人决心要把坏儿子教育成栋梁材。她想，那好人能变坏，坏人何尝不能变好？她的确很有见识，用今天的话说，她很懂得辩证法。她对儿子严加管教，晓之以理，动之以

情。苍天不负慈母心，那周处果然幡然悔悟，改过自新，由一个为患乡里的恶少，成为嫉恶如仇、除害安民的忠臣义士，直至以身殉职。

本书要讲的，正是周处的这一番磨难经历。悔过自新，很不容易，然而悔过自新以后不再动摇犹豫，还要有所作为，却更难。你想想，一个坏小子要做忠臣义士，别人如何信得过，什么“假正经”哪，“伪君子”哪，讽刺挖苦，奚落打击，虽说不好受，倒还是小事。更为严重的是他要做忠臣义士，就得跟邪恶势力做斗争，这一斗争，邪恶势力便要来揭老底，搞陷害，你说难也不难？

可那周处，硬是顶住了一切嘲讽打击，在一次次生死荣辱面前，对自己树立的信念毫不动摇，直到洒尽一腔热血，真是惊天地，感鬼神，昭日月，垂青史。正是：

古往今来英雄多，回首立身有几何？
甘洒热血殉夙志，青史留名传浩歌。

闲言少叙，书归正传：

第一回 恶少年行恶害乡里 严母亲词严训不肖

却说那周家庄西北三十多里，是一带起伏的山峦。那山峦之中，树木苍苍，泉涧密布，其间飞禽走兽不可胜数。那一日正是阳春三月，艳阳当空，和风轻拂，一派恬静。突然，丛林之中，传来人喊马嘶，汪汪犬吠。原来那周处带了一伙人，正在打猎。

呼叫声由远而近，震荡山谷，惊迴林间。忽然，灌木丛中，窜出一只麝子来。那周处一马当先，紧紧追赶，冲下土岗，只见他头顶束着火红簪缨，映着方阔天庭之下的炯炯豹眼；宽厚的肩膀上紧系着的杏黄披肩拂拂扬扬，棒槌般粗壮的手臂上紧挽着猩红箭袖，熊背虎腰身着一件风流绣花锦袍，腰上紧刹着杏黄绦，显得格外彪悍武勇。他右手提着硬铁弓，左手把胯下的五花马狠狠一拍，大声吆喝着：“快，抓活的！”

他的结义兄弟张彪、卫豹等紧跟着大叫：“别让它跑了！”

那麝子本来就特别的擅长奔跑，受到这样的惊吓，更是惶恐飞窜，那四蹄疾闪，犹如狂风卷动的骤雨点

敲击着地面。周处率众紧追不舍，狂呼乱喊，把马催得腾空飞奔。麋子没命地逃奔，窜进了土岗下平缓的麦地。他扬鞭照着马的臀部猛抽，不料一支手抓住了他的手腕，他扭头一看，原来是堂弟周斌拦阻他说：“兄长，那是麦地呀。”

他不耐烦地挣脱开手，把弓一挥，说：“管它麦地豆地，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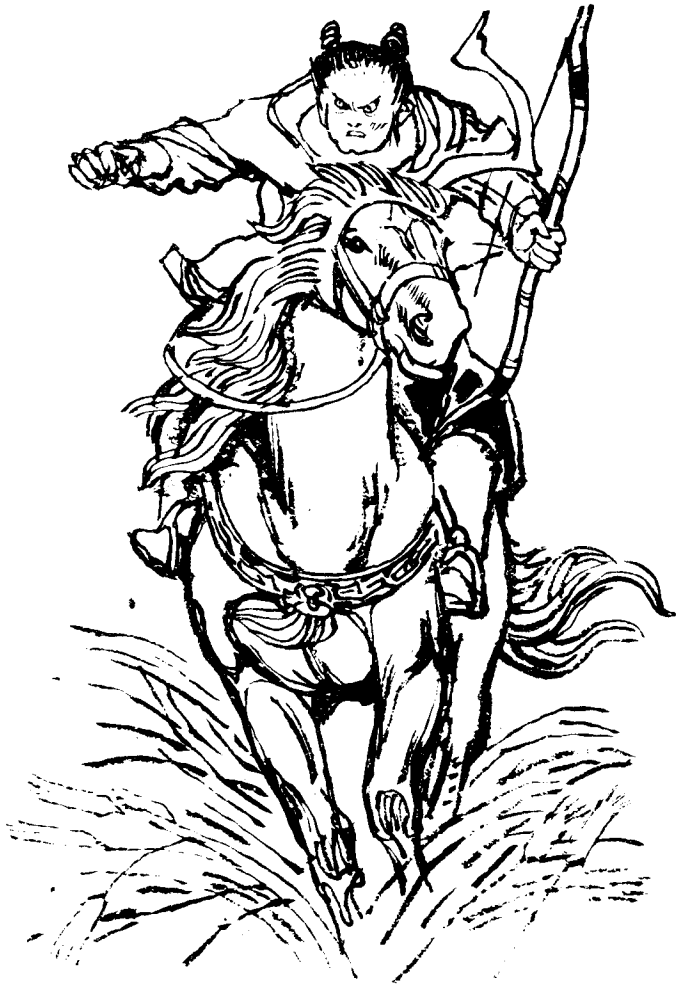
众人一声吆喝，跟着周处前呼后拥地冲进麦地，马蹄践起一萋萋的麦根，把那绿油油粗壮壮的麦苗踏得稀烂。

突然，从土坎下跑过来一位鬓发斑白的农民赵荣，伸开双臂疾呼：“少爷，少将军，麦子，我的麦子啊！”

他看了农夫一眼，然后举目望去：麋子正在拚命逃窜。在他的心目中，只有麋子，哪有麦子，于是就大叫一声：“他妈的，快追！”马队随着他凶猛冲来，把赵荣吓得头皮发炸，浑身酥瘫，跌滚在土坎下边。猎队从土坎上飞掠而过，幸亏土坎挡着马蹄，要不，赵荣早就粉身碎骨了。

却说麋子狂奔，一点也没撤劲，倒把周处一伙累得汗流浹背，马喘粗气。周处眼睁睁看追不上，急得火窜天灵盖，两眼圆溜溜；于是张弓搭箭，“嗖”的一声射出去，果然好箭法，麋子应声栽倒。

猎队追到麋子跟前，张彪跳下马来，一把抓起麋



子，高高举起，大声称赞说：“了不起，大哥箭法如神！”

周处得意地挥舞着硬铁弓，纵声狂笑“哈哈”，众兄弟也跟着一齐狂笑，那个高兴劲，真好比猎获了玉麒麟，抓到了金凤凰。

再说赵荣从土坎下爬起来，抖落满身的泥土，看看自己这片麦地，已被践踏得乱七八糟，那心真比揪着还痛。眼下青黄不接，一大家子全指望这麦子过夏天；再看看周处一伙得意狂笑，刹时间，怒火腾地往上窜，胆量忽地冲出心口窝，跳起来指着他们大骂：

“畜牲！伤天害理的畜牲！”

周处转身，“哼哼”一笑，对着他射出一箭，说时迟，那时快，他“嘣”的一声倒在地上。

人命关天，众人不觉愣了。周斌急得满脸紫红，指着他斥责：“兄长，你，你，怎么伤害人命？”

周处却轻松地耸耸肩膀，“哈哈”一笑，说：“我是吓唬吓唬他！”

众人走向赵荣，只见那支箭不偏不斜，正射在赵荣那发髻的正中。周斌连忙把他扶起来，他两眼发直，傻怔怔的毫无表情。

卫豹走上前指指戳戳地说：“老儿，大哥还算心慈手软，若是你小爷爷我放箭，一箭射穿你的咽喉！”

周处看看日头已移到顶上，就说：“弟兄们，打马回还！”众人一声呼应，拍马跑下坡地，绕着山脚跑了

一段，来到一片桑树林边，不觉勒马停住，一个个瞪大了眼睛。原来有一个十八、九岁的农家少妇挎着篮子，正在采摘桑叶。那少妇刘氏，虽说衣着朴素，却长得身材窈窕，面若桃花，头上挽的青丝，恰似一团漆黑乌云，好比罗敷再生。张彪鼓突着大眼睛，啧啧地说：“大哥，瞧，多俊俏，真是乡村美人儿！”卫豹咧着大嘴，流着涎水，怪声怪气地说：“嗬，嗬，山鸡美于凤凰，山鸡美于凤凰！”周处翻身下马，迈着方步，摇摇摆摆地晃荡着身子，面带猥笑，招招手说：“小娘子，来，陪我们弟兄去喝一盅，唱个情歌小曲儿！”

众人一齐下马跟周处走过去。张彪说：“我掏出麂子的心肝儿，专给你做下酒菜！”周斌赶忙上前，大声说道：“兄长，万万使不得，不要胡闹！”

卫豹气呼呼地嚷道：“休要狗扑耗子，败我们兴头！”周处却不以为然，大大咧咧地说：“为兄与她交好，有什么要紧，有什么使不得？”张彪赶紧帮腔说：“哼，新近，皇上又选了一千美人儿进宫，谁不知道痛快，况周兄正值少年？”

再说那刘氏，先是遮颜盖面，后来一看大势不好，拔腿就跑。周处慌了，随后追赶，那少妇急得眼里冒火星，怒从心头起，将篮子掷去，周处一点也没防备，那飞来的篮子正打在脸上。他哈哈一笑，说：“小娘子，这等顽皮，着实可爱。喂，不要跑，我亏待不了你！”

说着，又往前赶去。

周斌急欲上前阻拦兄长，无奈几个弟兄故意把他挟裹在中间，无论怎样冲突，也出不了圈子。

那刘氏见周处越逼越近，惊恐万状，喘着粗气，跑上了铁索桥。周处原不想威逼太急，一见刘氏执意不从，于是就恐吓着喊道：“再跑，就放箭射穿你的心窝！”说着，虚拉一下，弓弦“咣”的一声震响。

刘氏闻听，吓得心头一哆嗦，身子往下一瘫，两腿一软，头沉沉地往前倾，一翻栽倒，忽悠悠掉下桥去，“扑通通”栽进河里，“哗啦啦”溅起水花，急匆匆被水卷去，把个周处，吓得愣愣怔怔，茫茫然不知如何是好。

周斌这才赶将上来，急得象上了杆的猴儿似的说：“愣着干什么，快打捞呀！”周处这才如梦方醒，连连说道：“噢，噢，对，快打捞，快打捞！”卫豹却嬉皮笑脸地说：“她娘的，肉没吃上，倒弄了两手油腻！”

周处一伙，绕小道来到河边，一个个也顾不得河水冰冷，“扑通通”跳下去，急乎乎潜水寻觅，忙了半天，连个人影也没见着。只有卫豹坐在石头上，颤悠着二郎腿，说着酸不溜溜的风凉话：“看来大哥没这份艳福啰，老龙王倒要捞个便宜。”周处正没好气，瞪了卫豹一眼，喝斥道：“少胡言乱语，说些没盐没味的淡话！”说着，跳到河心的一块大石头上，倾着身子往下

探视，看见激流深处，石缝之间，隐约有一支鞋子，心想莫不是这小女子沉入水底，夹在洞窟之中了么，于是纵身一跳，一个猛子扎入水底，摸了过去，伸手一把抓住，一仰头冲出水面，伸出一支手抱住石头，举起另一支手，果然是女人的鞋子，心里不觉一喜。周斌赶紧发问：“摸着人了吗？”他赶忙睁眼再看水底，可是却什么也看不到，只有白沙青石，小鱼漫游，他仍不死心，又扎入河底，伸手在石窟中摸呀，掏呀，感到的确没人，才晃出水来，游到岸上，垂头丧气地叹着气。卫豹斜歪了一眼，笑着说：“大哥不必伤心，美丽的山鸡到处有！”直把周处气得连连跺了几下脚，凶狠狠地说：“你再胡说八道，我就教训教训你！”卫豹当着众人挨斥责，心里老大不痛快，但一见周处的豹眼里射着怒火，也就只好忍气吞声。

众兄弟也好生没趣，一个个懒洋洋地散去。周斌忧心忡忡地说：“兄长，怎么一出门就把婶娘的话忘到九霄云外啦……”一提起母亲，周处顿时焦躁不安，连连说道：“如何是好？如何是好？”周斌无可奈何地说：“暂且回去，慢慢想办法吧。”

兄弟二人回到庄上，在前院翻身下马。周处母亲早就在厅堂外望子归来，已等了两三个时辰，这时急忙赶了出来，说：“儿啊，为何勾留得这样久，莫非又在外边闯祸了么？”周处连忙撒谎遮掩，说：“不是，不

是，我们打猎上了劲，弟兄们非要多玩一番。”周斌却红着脸没有言声。

周母走近，拍了拍儿子的绣花锦袍，捡下几片挂上面的干枯茅草叶，唉声叹气地说：“儿啊，你一出去，娘就担心你惹出祸来。”周处心里不觉惭愧，也不知怎么回答，只好傻乎乎地笑笑。这时周斌的父亲周诚走出来说：“夫人，快吃饭吧。”周处问道：“大伯，这么晚了，你们还没吃饭？”周诚说：“你们不回来，你母亲如何吃得下饭？”周处闻言，很是感动。

吃过午饭，周母说：“以后休要外出游玩，好好关起门来，在家用心读书！”周处诺诺连声，周斌说：“婶娘只管放心。”二人来到书房，教书先生摇头晃脑地摆起斯文架子，教起书来。周处象一只关在笼中的猴子，心里又似乎有无数小虫儿在乱爬，不免句读混乱。那先生看在眼里，心想：“朽木不可雕也！”偶尔叫声：“周处，休得‘以为有鸿鹄将至’！”也不甚管他。相比之下，周斌却是用心，那先生也就着意教导周斌。

一连两日无事，但是俗话说，纸包不住火。第三天上午，周母正在厅堂上用茶，周诚领一个青年农夫进来，一见周母就倒头叩拜，失声痛哭：“夫人，公子率众打猎，践踏青苗，射吓父亲，我本想忍下不提，只是父亲已被吓成癩病，请夫人做主，可怜可怜！”周

母一听，又是震惊，又是气愤，连连赔罪，吩咐周诚给赵家送去二石谷子和五十两银子。赵荣之子很是感激，说：“夫人恩德，有如日月。只是公子为害，乡邻们实在受不了，恳请夫人多加约束。”周母连连点头应允，並问周处在外边还干了些什么歹事，赵荣之子犹豫了一下，说：“听说刘家的小媳妇被逼落下水了，生死不明。”周母更是震惊，气得差点昏厥过去，一时间眼睛直瞪瞪地说不出话来，丫环赶快过来揉胸捶背。过了好大一阵才缓过气来，说：“大伯，你派人到刘家去问明情况，再把那孽畜传来，我要好好管教他一番！”周诚应声出去了。赵荣之子连忙说：“夫人，小人不便久留。夫人，千万别在公子跟前提及小人，否则公子日后寻衅，小人是吃不消的！”说着，惶恐不安地告辞退下。周母更是伤感，不觉叹了几口长气。

却说周诚来到书房，黑虎着脸，喝道：“你们在外边干了什么好事？”周处和周斌，顿时噤若寒蝉。原来周诚虽然跟周处父亲不是亲兄弟，可是一直在替周府做管家，更兼他为人敦厚宽诚，很得周府上下敬重。就是周处，也怕他三分。无奈周处是远房侄子，周诚也不好管他，于是就把手周斌拖过来，“啪”、“啪”给了两记耳光，斥责道：“混小子！我不是教你和兄长一起，要相与约束吗？”

周斌有口难言，只得说：“爹爹，这……就是孩儿

的过失了。”

周诚扬手还要打，周处一步跨上前去拦住说：“大伯，侄儿所为，与兄弟无干！”

周诚气愤地说：“侄儿，你也太荒唐了！”

周处却不以为然地说：“大伯，你不见普天之下，豪门富户子弟，都是争相为乐吗？”

周诚说：“当今士子骄横放荡，可我们要出污泥而不染。”

周处却执拗地说：“随时从俗，未尝不可。”

周诚长叹一声，说：“侄儿，我的话，你听不听也罢了，可是，你总不该把你母亲给气死吧！”

谁知周处一听此言，倒是心里有些发毛。原来那周处虽说顽劣，却是个孝子。那时人们讲孝道，正所谓有“百善孝为先”之说，再加上周处早年丧父，母亲守寡，把满腔慈爱都倾注在儿子身上，使他觉得母亲恩情，高如青天。他就跟着周诚，穿过前厅，寻到后堂，只见母亲焚着香，跪在祖宗的神龛跟前，满脸流泪，低声祈求着：“我教子无方，万望祖宗恕罪！”

周处顿时心里一酸，面红耳赤，羞惭难堪，于是上前跪下说：“见过母亲，孩儿惹你悲伤，实在罪过！”

周斌赶忙扶起周母，周母满脸悽楚，喟然长叹：“唉，想周家芳名传世，谁料到在我这一辈，却出了你这个不肖之子，真是无颜愧对祖宗呀，无颜愧对祖

宗!”

周处见母亲气成了这个样子，越发惶恐不安，说：“母亲，孩儿知罪了。”

周母又叹了一口气，痛心地感慨着：“你横行乡里，肆虐百姓，快把我气死啦！唉，也怨我没有按照你父亲临终时的遗嘱，对你严加管教，只想你是棵独苗，就由着你从小使性，以至长大不成器，败坏周氏门风！唉，我对不起你去世了的父亲呀！……”说到哀伤之处，两行苦涩的泪水，扑扑地从脸上滚落下来。

周处更是诚惶诚恐，连忙叩头，急得满脸涨红，两手交替拍打着前胸，说：“母亲，孩儿不敢了，孩儿不敢了！”

周母看着他这个样子，气消了一些，就由丫环扶着来到前厅，坐到椅子上。她心里很乱，一会儿想着该如何教育儿子，一会儿又惦念着不知刘家是否出了人命，于是沉默着一直没有说话。

正在这时，周诚进来说：“夫人，李员外差人到。”周母赶忙叫他请人进来。你道为何，原来周处早已定亲，岳父就是离此四、五十里地的李员外。那李员外是周处的表姨父，拐弯抹角，沾亲带故，早年周李两家愿结秦晋，算是亲上加亲。本来周处年已二十，按那时的风俗，算是到了“晚婚年龄”，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周母早愿娶过儿媳，想锁住儿子的心，不料李